

大藏經的版本問題

賢 超

《大正藏》、《高麗藏》、《卍續藏》等大藏經數位化工程已經完成，基本解決了佛學研究者查詢資料的需求。如此豐富的資料，已經讓我們對佛教各時期、各派別的思想，建立了相當完整的認識。很多人的研究興趣已經轉向針對特定的一部經論，使用古本或善本進行精校，乃至運用多語種資料進行對讀，通過還原經文的早期形態，探討某些概念的發展演變。

佛學研究工作最爲流行的工作文本是《大正藏》、《卍續藏》，這些現代鉛字排印大藏經的紙本及其電子版。

但是如果細心檢驗的話，就會發現這些現代大藏經存在相當多的文字錯誤。第一種是排印失誤，這是出版過程中意外引入的錯誤。第二種是校勘的失誤，比如該出校的地方沒有出校，或者不該出校的地方反而出校了，沒有忠實反映所用底本或校本的經文原貌。

文本的錯誤自然會帶入到研究工作中，很多時候

這種錯誤無傷大雅，並不會給研究結論帶來根本性的影響，也不會對理解文意產生太大困擾。因為文字的意義，是由其本義與上下文環境共同決定，其實在大多數情況，甚至把一個字從文本中挖掉之後，僅憑上下文環境就可以還原出本字，就算不能百分百有把握的還原出本字，也可以將這個字跳過而不影響到整體的理解。這在語言學中叫做「分布假設」，即詞的含義是由上下文決定的（a word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company it keeps），¹此假設在自然語言處理上有著廣泛的應用。

然而詮釋不完整時，文字差異也會對文意理解產生重大的影響，甚至有可能導致研究者得出錯誤或片面的研究結論。這種情況主要出現在否定詞、數詞、專用名詞上面，上下文環境在此時可能失去必要的指引作用，「沙門法華筆授」，便是文字差異出現在專用名詞上的典型謬誤。

《大正藏》中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》提到，提雲三藏在唐代垂拱年代與十大德共同翻譯包括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》在內的多部經論，其中筆授者為法華，²《卍續藏》的版本也是「法華」，這兩個版本都是較晚的版本。更早的版本是《大正藏》的底本「正德元年刊本」，和金陵刻經處「光緒二十一年刻本」，兩個版本中的筆授者則都是「法藏」，也就是本疏作者。既然法藏是該論的筆授者，那麼再為此論作疏，也就順理成章，否則無法解釋他列舉參與此次譯事的諸位大德，卻不明確寫上自己的名字。而「法華」則是無中生有的人物，僅僅在《卍續藏》、大正藏的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》出現過一次，在其他經論史籍再無出現。

根據進一步的版本比對，發現《大正藏》本偏離底本之處，絕大部分都能從《卍續藏》本找到出處，這說明《大正藏》本雖然號稱以正德元年本為底本，但是實際的工作本應該是《卍續藏》本，是將正德本轉錄到《卍續藏》本而形成《大正藏》本。

所以，筆授者「法藏」被錯改為「法華」，首先發生在《卍續藏》，繼而沿襲到《大正藏》，這個謬誤幾乎被各種相關書籍、論文引用，³導致法藏在譯經史的貢獻被學術界低估甚至忽略；唯有引用光緒本的個別書

籍，才對此謬誤做出公允的評價。⁴

這種以《卍續藏》本作爲《大正藏》工作本的線索，從智儼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略疏》也可找到。《大正藏》聲稱以「光緒二十六年刊大谷大學藏本」（簡稱光緒本）爲底本，沒有其他校本。光緒是清朝年號，說明此版本出自中國而非日本；再者，金陵刻經處在該年也出版了此疏。可以推斷，光緒本即是金陵刻經處本，在光緒本之前，還能找到更早的日本享保年間的版本。再對比享保本、光緒本、《卍續藏》本、《大正藏》後發現，竟有若干處明顯的異文，⁵表示《卍續藏》本和《大正藏》本一致偏離享保本和光緒本。因此，《卍續藏》本和《大正藏》本若是兩種獨立的版本，發生這種情況的概率微乎其微。

目前學術界已經逐漸體認《大正藏》以《頻伽藏》作爲工作底本的事實，《頻伽藏》復刻的是日本《縮刻藏》，收錄的經目仍然遵循傳統大藏經的收錄範圍，以傳譯而來的經律論三藏爲主，輔以某些主要的漢地祖師著述。而《大正藏》的收錄範圍比以往大藏經大爲擴展，新增收錄不少僅在日本留存下來的漢傳佛教祖師著述，其中大部分也都同時收錄在《卍續藏》中。從時間上看，《卍續藏》在前，《大正藏》在後，兩者相差十餘

年，這些著述是以往大藏經沒有收錄的，因此《頻伽藏》不可能作為這些著述的工作底本。根據對其中幾部著述的校勘結果可以基本推斷，《大正藏》新收錄的漢地祖師著述，主要採用了《卍續藏》作為工作底本，用於記錄其他版本的異文，而形成最終的《大正藏》文本。

而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》也不乏否定詞、數詞上出現文字差異的例子。例如，正德本、光緒本都是「有餘梵行成故不純」，《卍續藏》本、《大正藏》本則都是「有餘梵行不成故不純」。問題的複雜性體現為這段文字的原始出處——《勝鬘經》各個版本中本來就有「成」和「不成」兩種異文。《勝鬘經》不同注疏對此處的解釋，也是依據不同異文所給出的。再如，正德本、光緒本都是「二、性義是界義」，《卍續藏》本、《大正藏》本則是「三、性義是界義」。

儘管存在這麼多問題，學術界仍然普遍使用少數幾部現代大藏經作為最主要的引證來源。在有限的時間內製作出收錄經文如此大而全的大藏經，其結果必然是犧牲了經文品質，存在諸多漏洞無可避免。如果沒有獲得最初底本，那麼後來版本的錯誤便無從查驗。但是很多經文的原始底本或校本塵封於圖書館、博物館甚至私人手中，諸多版本的圖像至今沒有公佈，且複印本獲得不

易。

相似的問題何止存在於那幾部現代大藏經之中，很多古籍整理工作也都是僅公布最終的校勘成果，並沒有同時公布底本和校本圖像，不僅讓其他學者難以核實，且因資料的封閉性根本無法驗證，故而校勘成果無法讓人徹底放心。之所以不能公布底本或校本，源自尚未獲得所有者的授權，由此也意味著未來有再次核實的可能，造成重複勞動。所以僅僅是公布一個現成的校勘結果，卻不能同時公布底本和校本，其價值意義是相當有限的。

據此，獲得開放的古籍版本圖像是所有工作的基礎，最佳解決方式是獲得古籍實物，並將圖像開放給外界自由使用。一般情況下，古籍早已過了版權保護期限，古籍的掃描者或拍照者可以將圖像自由發布。其次，搜集允許自由使用的古籍圖像，由圖書館將古籍照片發布到網路上，並允許下載者在注明出處等條件下自由使用。最後，則是宣導開放圖像版權的理念，引導藏書機構主動開放收藏的古籍圖像。

註釋：

1. I. Firth, J. R. (1957). A synopsis of linguistic

theory 1930-55. *Studies in Linguistic Analysis* Oxford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, 41(4), 1-32. 以及Harris, & Zellig, S. . (1954). *Distributional structure*. WORD, 10(2-3), 146-162.

2. 堅慧菩薩造，大唐于闐三藏提雲般若譯，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》：「沙門慧智等譯語，沙門法華筆授，沙門復禮綴文，沙門圓測、慧端、弘景等證義。」收錄於《大正藏》第四十四冊，頁六十四上。

3. 小野玄妙，《佛教經典總論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，一九八三）；陳永革，《法藏評傳》（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六）；賴永海，《中國佛教通史》（江蘇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二〇一〇）；島村大心，〈『大乘法界無差別論疏』詁注研〉，《法華文化研究》，三十四期（二〇〇八），頁十五—九十二。
Fortem, Antonino, 許章真譯，〈於闐僧提雲般若〉，收錄於《西域佛教文史論集》（台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一九八九），頁二二三—二四六。

4. 「此論古無別釋，提雲般若傳譯此論，藏公筆受，故於論中深義，獨能發揮詳明。」周叔迦，《釋家藝文提要》（北京：北京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四年），頁

三三三。

5. 異文（一）：「播（二）羅弭多素怛纘」，（二）羅【卅續】【大正】（引）囉【享保】【光緒】。異文（二）：「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」，常【卅續】【大正】當【享保】【金陵】。

台中佛教正德醫院 醫療大樓落成典禮

台中佛教正德醫院醫療大樓今天上午舉辦落成典禮，包括蔡英文總統、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，以及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、台中市長盧秀燕，以及大甲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、立委顏寬恒父子等人到場參與。佛教正德醫院院長王德芳說，正德開山和尚常律法師體察國人罹癌攀升、費用不貲，發願照顧弱勢，減輕弱勢族群龐大醫療負擔，籌建以安寧緩和醫療為主軸的社區型安寧緩和專科醫院，經歷申請、四年的興建完工。整棟正德醫院醫療大樓斥資三十億元，地上八樓、地下兩層，設安寧緩和病床九十床，明年一月二日營運看診。